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九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閹官第八十二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黒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閽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非全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茍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孌遊宴之地掖壼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

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

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宫内及延等入

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恭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使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録三省兼摠戎禁坐名公卿權恣日甚内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

欸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為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之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宮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為訪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

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黄門侍郎

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綿自後逃戶占為細繭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

輕易民多私附户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為内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謚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為虎牢鎮將初洛齊貴盛之後廣盆坐他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還取侯家近屬以儼為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間而

請儼曰由我仇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禎時在內都主司品臣儼隸於禎畏憚之遂不敢九年卒謚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甯並善營産業家于中山號為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

騰曽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樂平男

段霸鴈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畧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尋率鄉部歸化雲

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為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内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為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别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士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為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為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為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

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
家乏衣蒙賜帛二百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
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
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内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
君家内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黒字文静初名海本涼州隷戸自云其先河内温人

也五世祖術晉末為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
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為閹人因改名為黒有容貌
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
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
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内公顯祖將傳
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
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黒黒曰
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

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
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
佗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賜優
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
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
州選部監公孫邃為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
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
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

郡令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顯祖疑之曰公孫邃且止邃最爲訢厚於是黒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黒爲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寛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黒自以爲訢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黒告訢專恣訢遂出爲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黒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出爲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

為王克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黒曰高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謚曰康黒養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為後

熾字貴樂初為中散襲黒爵後降為公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微

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黒爲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二子
長子揆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揆弟儁之字仲彦輕薄無行爲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爲劉騰養息猶以閹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歴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衆拒守見殺

小没入宫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内侍東宫以聰識有智畧稱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綰太僕曹小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為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内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

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門才兼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謚曰貞初緱氏宗文邕聚黨於伊闕謀反逼脅孟舒等文邕敗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遂闕四字常侍儀

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出為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為内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為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宫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為侯復為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謚曰靖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

隆儀同三司思詁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預見訪採數蒙賜賚蕭兄子趙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頻其給贍以自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賓禮致敬稱名呼之為尊彥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兄子襲紹爵

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文中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農久之除義陽太守為司空劉騰諮議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兾州刺史

子顥邵郡太守卒贈荆州刺史

顥弟璟中散大夫

璟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閽閹為恥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為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為宮官事幽后后之惑薩菩薩也鵬客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為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是時有季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致名位積貲巨萬第宅華壯文明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

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都綰內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特遷為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督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宅成高祖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于宮城之南觀者以為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

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劵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出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内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遷洛廢替二十餘年虚爵而已熙平初為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乂姊

壻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靈太后為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為嬪即乂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尋出為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逈洛襲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將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獨與母没入京都遂為宦

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為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出遊幸嶷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晧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晧生將退見於皇信堂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還都曹加侍中

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為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請乞外禄乃以為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嶷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閒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宦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

制侮慢舊族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給奴婢三十口疑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葢數百千他物稱是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即攝鞫問皆與風聞

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絶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響穢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内疑敎誡閨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

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
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敵弟
女也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
三女並嬪貴室爲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
之西方云直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爲州自被劾後遂便廢頓
子長宣武定中南兖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

俱為羌中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為王焉自晉世已來恒為渠長父守貴為郡功曹卒遇既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為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為侯出為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沖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沖言

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馮氏之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

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寮舊具設餚果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往還宗承受勅為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笞撻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宮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始遇與抱嶷並為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

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遇養弟子屬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

產業有過於遇時

符承祖畧陽氐人也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自

御廐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畧陽

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

為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畧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

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

承祖坐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加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將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為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氏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

戮號為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為榮入為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為閹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委授為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為安東

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産巨萬偵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為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光禄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賜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為後襲爵魏昌伯為羽林監直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為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為光禄大夫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為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

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謚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雲陽縣君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兖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兖采

召氏女及還選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特加龍驤將軍後爲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之始以騰預在宫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是年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勲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内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衞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嘗爲臨軒會其

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巳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内外斷絶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巳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

持肅宗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爲外禦騰爲内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騰乂之手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顔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

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賜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贈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閹官爲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塡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

入財産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充内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乂劉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

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乂黨與不一恐驚動内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資財没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宫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為中謁者轉黄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將軍為中尹世宗崩髙陽王雍摠政出為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為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為御史所糾子遂

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
乃以範為中侍中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
華州太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
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
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
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
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勑侍東宮延昌末遷

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禄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為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户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宫内進爵為侯增户三百并前六百户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

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鎭軍將軍光祿大夫卒
子朏襲齊受禪例降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萇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
兄繼叔俱充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
中黃門鉤盾令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
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肅宗於東宮溫於臥中
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

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還為中常侍光禄大夫賜爵樂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還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光禄勲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樂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户温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食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冏哲襲爵受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充閹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以謹敏為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匹黃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

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宮掖久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為潞縣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令黃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慰勞西軍還至潼關華州羌人舜明等據嶮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闕遂散出為新

興太守肅宗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勲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為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李以兄闕

叔良為襲季爵卒

子世胄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渤海蓨人也祖羽真君中為薄骨律鎮副

將以貪汙賜死父令德娶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

伏法律受刑給事宮掖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

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

梓故不為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

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宮

室都將兾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禄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太傅出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禄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宫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夏薨年六十二贈都督兾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兾州刺史謚曰

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津兄馮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乘功除左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初歷恒農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為平東將軍光禄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初津被敕營出帝父

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户津自有封乃啓轉於憑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興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憑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憑亦無贈

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荅光禄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興元愉反於信都伏誅

思逸少充腐刑初為中小史轉寺人久之除小黄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閹寺而性頗豪率輕薄無行好結朋遊又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肅宗左右而並黠了甚見知遇俱為小黄門每承間陳元乂之惡於肅宗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即戮乂時内外喧喧云乂還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啓肅宗欲詔右衛

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乂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己狀意為小解然乂妻搆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為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為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捕殺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責後為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四

魏書卷九十四考證

劉騰傳假言持肅宗書○持監本訛作又一本作侍亦誤今從北史改正

孟鸞傳黃十匹○北史作黃綾一十匹

魏書卷九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朱　圻

謄録貢生臣蕭志鴻

魏書卷九十五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河慕容廆　臨渭氐苻健　羌姚萇

略陽氐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離思託號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脅息一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黄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

比蹤王者溺人必笑其在兹乎若是鰲靈可擬於周王
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黄屋之尊子陽成綰璽之貴
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縣車
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
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内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
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氐
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换於瓜涼兼有張赫
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歷數人謂遷圖鼎或

更相吞噬迭為驅除或狠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黄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叡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徼乖殘狡尚餘栽蘖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遊高

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髮之渠
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賮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
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
向使時無穀塘之禍民無鼎湖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
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巢黿鼉梟鯨鯢
變水處之文身化烏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内款華陽
稽服蕞彼江隂憂於繫頸肅宗以沖年踐祚俄則母后
當陽務崇寛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釁夷於雞

肋而黠狄渝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埸崩騰藩籬傾駭隂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覦上國虵虺肆毒竊我邊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澀水狐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宰世大濟横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四指喻以德

音爾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為舉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二紀合傖楚覆其巢穴衍以餧卒綱實鴆死獯虜那瓌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元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為氏祖豹為左賢王及魏分

匈奴之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父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為任子在洛陽豹卒淵代之後改帥為都尉以淵為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冏長沙王乂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反叛謀推淵為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

許頡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頡也以淵爲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州刺史王浚起兵伐頴頴師戰敗淵謂頴曰今二鎮跋扈衆踰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頴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萬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

為漢高下為魏武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將綦母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紀晉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尅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晉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

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為己瑞號年為河瑞以聰為大司馬大單于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也殺和而自立聰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郭頤辟為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為驍騎別部司馬齊王冏以為國中尉出為左部司馬尋遷右部尉太宰河間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以淵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亡奔穎穎甚悅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

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為嘉平聰於是驕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宫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黄門納奏左貴嬪决之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晚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粲與㮚切諫聰怒曰

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琨來告難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修擊粲等大破之語在序紀聰與羣臣飲讌逼晉帝行酒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於是害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為建元平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二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產一

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聰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為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積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后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阿諛日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有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弁帶綬並昇聰座俄而鬬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

平文二年聰死

子粲襲位號年漢昌粲荒耽酒色遊蕩後庭軍國之事決於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粲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為靳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恒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匿朝鮮客為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國鎮長安靳準之誅粲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遂僭尊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

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塚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塚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允為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為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雜種為之曜得黑兎改年為太和石虎伐曜曜擊破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

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門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
墜于氷為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囚之襄國尋殺之烈帝
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為石勒所滅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於
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邪弈于父周曷朱一字乞
翼加並為部落小帥周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勒
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曷朱每使代已督攝部胡部胡
愛信之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

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為奴師家隣於馬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兾保呉豫劉膺姚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汲桑成都王頴之廢也頴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石為姓以勒為名藩拜為前隊督藩戰敗身死勒與汲

桑亡潛苑中頼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為伏夜牙門
率牧人劫掠郡縣繫因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
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尉攻鄴尅之尋為晉
將茍晞所敗勒往從劉淵拜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
立以勒為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
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
萬會粲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勒
出成臯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屯文石

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栢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尅進攻襄城太守崔廣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位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尅之斬侯脫降嚴嶷盡并其衆南至襄陽

攻尅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為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而東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幷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執晉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為左司馬

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及劉粲為靳準所殺勒率衆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為趙公勒至平陽勒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平陽宮室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

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王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内覘彊弱脽實殘敝懼修宣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修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

十四郡為趙國號為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和請為兄弟斬其使以絶之自是朝會常僭天子禮樂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許之二年勒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萬人蕉以晝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為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寇覓有七

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為勒弟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為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己齊者因獵戲謔輒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

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
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
聰以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
戶勒為趙王以虎為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
公勒稱尊號為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萬戶勒
死虎擅誅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
入大雅宮直衛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
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

立之虎自為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宮曰崇訓宮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馬服御皆歸虎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中亡所厝計臣請出奔兖州據廪丘扶南陽王恢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

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灸而殺之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為虎所滅虎遂自立為大趙王號年建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并大雅諸弟初虎衣衮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為王使其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虎又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

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宫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宣為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宫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于襄國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為虎所害

三分而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四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鬻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

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
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
又發民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内官二十四等東
宫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
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
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
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採
發者亦垂一萬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

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宣惡韜侮已謂嬖人楊柯牟成等曰汝等殺韜吾入西宮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喪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鐶穿宣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羮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杖舐其上血號呌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

靈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宫以養牿牛十二年虎自稱皇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僭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為主

遵以閔為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昏火水

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宫内府庫至于閶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鑒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鑒弟苞與胡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死自鳳陽門至琨華殿積屍如邱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為己用乃開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為慕容儁

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猛死子副崘來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河侵西

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為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為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為左賢王遣

使請堅求田内地春来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邉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國貢使不絶而誠敬有乖帝討衛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衛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

在燕鳳傳堅後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為寇害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為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獲牛羊二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

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䟦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為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百餘萬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子亡奔薛干部帥太悉伏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

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弈干妻之以女屈
孑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
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
興曰屈孑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
曰屈孑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
何不可乃以屈孑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干
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
候邊隙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

屈孑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以屈孑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孑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孑耻姓鐵弗遂改為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孑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及裕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為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南都性驕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長

子瓚瓚自長安起兵攻屈孑屈孑中子太原公昌破瓚殺之屈孑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孑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孑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孑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宫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

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

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黄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説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内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為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

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陳為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為左右以掎之世祖墜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剌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

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孑性奢好治宫室城髙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宫墻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髙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宫門内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為秦王坐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猶屈子之第五子凶暴無頼昌敗定奔於平凉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隂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劉義隆連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冦麟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萬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凉定救平凉方

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詣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爲吐谷渾慕璝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徒河慕容廆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

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山穆帝之世頗為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修和親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之末廆復侵東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元真代立

元真小字萬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真既襲弟仁叛於遼東之平郭與元真相攻元真討斬之乃號年為元年自

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率衆伐元真元真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真女為后元真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二州三萬户而還四年元真遣使朝貢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真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後稱臣於元真

家於昌黎元真死子儁統任

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為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

將為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剋薊城而都之進剋中山常山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守鄴城進師攻鄴剋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自薊遷都於鄴號年為光壽儁死子暐統任

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既僭立號年建熙暐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僭晉將桓溫率衆伐暐至於枋頭暐叔父

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暐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鄴擒暐封新興侯後拜尚書太祖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暐弟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遣

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沖先為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叡軍斬叡沖為堅將竇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堅怒責暐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

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睥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
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睥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
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睥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
終社稷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為大將軍領司徒承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年號
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
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

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城焉暐入見堅

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
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
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睟出術士王嘉曰椎蘆
作蘧篨不成文章㑹天大雨不得殺羊言睟將殺堅而
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睟
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
城者猶有千餘人睟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
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㑹集某處

鮮卑信之北部人实賢之妹為堅左將軍竇衝小妻賢與妹别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廆弟運運孫永

永字叔明暐既為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鞾於市及暐為堅所殺也沖乃自稱尊號以永為小將沖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

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甲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沖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滻之間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納永計穿馬埳以自固遷永黃門郎沖毒暴關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將山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末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河為白虜沖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沖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沖立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沖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覬為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為武衛將軍恒弟護

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
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
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沖子望為帝號年建
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為帝
改年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聞喜
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
雲等又殺忠推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
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

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進據長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徐觀其敝下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弱勢殊何敝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

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衆五萬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乖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木井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萬與垂戰於臺壁南為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歸部將潛為内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

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垂字道明元眞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竒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之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為𢥓外以慕郤𢥓為名内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焉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為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黄

門郎出為安東兾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軍荊兗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賔都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沒者尺餘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

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孔子魯陽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僭國元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為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絶

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剋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

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萬伐永𣨙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絶其左太原公儀十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脫寶乃引船列兵

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絶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為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為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為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逾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

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鳥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冬十月寶燒船夜遁是時河氷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氷合太祖進軍濟河留輜重簡精鋭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卧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

見寳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西爲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寳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氷上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寳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寳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千獲寳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乘復欲來

寇太史曰太白夕没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乖不從鑿山開道至寳前敗所見積骸如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乖懸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寳僭立

寳字道祐小字庫勾乖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朝士翕然稱之乖亦以爲克保家業乖妻段氏謂乖曰寳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

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

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

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為恨寶既僭立年號永

康譴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

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

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

以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

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

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普隣所殺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憚征逃潰寶還龍城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遣使

誘迎寳寳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退潜
辟陽汗復遣迎寳寳以汗壻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
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
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宥之
盛字道運寳之長子也垂封為長樂公歴位散騎常侍
左將軍寳既僭立進爵為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隷校尉
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寳也以盛為侍中左光禄大夫
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

之舊眤汗太子穆並引為腹心盛要結早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為建平又號年為長樂盛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懷離貳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闇中擊盛傷之遂輦昇殿申約禁衞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未至而盛死

熈字道文小字長生盛之少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熈而立之熈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内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為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熈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熈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熈盡殺寶諸子改年為

建始又為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鱠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絶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啟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為忠孝無淚者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轜車高

大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入矣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為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懿為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真少子德

德字元明雅為兄垂所重桓溫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

走之苻堅滅暐以德為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為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既即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既東走羣寮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户四萬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為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事黄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尚書潘聦曰

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户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為關中河内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兖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為兖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渾聞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户入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懼携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

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為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兗州刺史南海王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爓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

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
度峴我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
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
守不宜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拒之大
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曰主上酷似劉璋今年
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
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為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
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

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氏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為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為部帥羣氏推以為盟主劉曜拜洪為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陵進為氐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涇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為侯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憑洪為主衆至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既而為其將麻秋所鴆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健初名羆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傷皆應之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

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光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

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僭稱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桓温率衆伐長安次于灞上健弟雄擊温破之温乃引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温比至潼關克敗之萇亦為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饑蝗虫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麤暴昏酒無賴祖洪甚

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矟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欲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母彊氏意在少子柳

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生既僭立號年壽光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隷殺五百餘人朝饗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汙服失冠生以為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刳出心胃生舅彊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

至于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內外恟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為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為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逼令為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元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元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之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脉延曰

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溲便輦者謂之天雨生既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生以謡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海苻堅

封也時為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謡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壊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生耽湎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晝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之使宫人與男女倮交於殿

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剥牛羊驢馬活燖雞豚鵝鴨數十為羣放之殿下剥人面皮令其歌舞勲舊親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旦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為越王俄而殺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既殺苻生以位讓其

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為丞相東海公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為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庾反於陜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八年改為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暐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凉州

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覩其史書見母茍氏通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謠言曰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

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行未及關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殺堅驍騎將軍石越鎮軍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沖起兵華澤堅遣子叡暉前後擊泓爲泓所敗長安鬼夜哭三旬沖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而出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使者

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恵茍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寛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朕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安大饑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攻長安有羣烏數萬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不終

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宫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遣尋求不見人跡先是又謡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導余脫如謡言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為沖所擒堅彌懼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安月餘永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

假道入司馬昌明慕容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因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昌明處之江州桓元以爲梁州刺史後爲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

祖廟諱

堅子丕守永敘堅以為征東將軍兾州牧封長樂公鎮鄴為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既為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為司徒録尚書事張蚝為司空王騰為司隷傅檄遠近率多應之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將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永乃我之

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之丕衆離散率騎數千南奔東垣為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𢈔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為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氐殺河州牧毛興推衛平為安西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為長史既而枹罕諸氐以衛平

年老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
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為
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為諸君決之衆咸以
為然因大饗青抽劒而前曰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
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為使持
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
陽公率衆五萬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丕以登為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

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登僭稱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建黃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鉾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矛鈎刃為方圓大陳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爾決何為枉害無辜萇懼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輜重獲登妻毛

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衆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爭水不得為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為乞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魏將絆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

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平
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灄
頭勒以弋仲為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
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為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
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司馬聃將桓溫所敗奔於
河東後為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
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也萇率子弟降於苻堅
從堅征伐頻有戰功歷寧幽兖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

五百户苻堅伐司馬昌明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為泓所殺時萇為叡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

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稱皇帝

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
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
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
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
襲興高平公沒弈干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屈孑
奔於秦州追至于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為寇其臣咸
以為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
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

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内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岍築圍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興衆怖擾太祖詔毗陵王

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絶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絶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為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岍闚視太祖營東栢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鈎取以為薪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

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為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與內外隔絶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平接援太祖簡諸軍精鋭屯汾西固守南橋絶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開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呌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引不得出窮廹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泅

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友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宫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覩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鬬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鬬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廄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

殿屋走入宫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藩於興興以縱為蜀王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太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奉其

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弼為中軍大將軍配兵三萬屯於渭北興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元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旣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丐攻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反於嶺北皆舉兵伐長

安泓既有內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氐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尉光年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為諸兒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將軍堅以光為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萬人光乃結陳為勾鏁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萬餘帛純逃走降

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淺薄光寵任之譖誅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

立子紹為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
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纂字永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名犯顯
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
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
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
友于接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
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汙辱

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流涕纂謝之乃收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昏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

人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寳何為超慙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氐乎乃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傉檀頻來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民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户

絕者十有九焉屢為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率衆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為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曽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為梗汙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死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魏書卷九十五

魏書卷九十五考證

劉聰傳至西陽門○門監本訛作明今改正

慕容廆傳又大破宇文闔地千里○各本同晉書載記晃親伐宇文歸逺遁漠北開路千餘里此殆脫去歸字并訛開為闔也

魏書卷九十五考證